

# 《品花宝鉴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品花宝鉴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1035759

10位ISBN编号：7101035752

出版时间：2004-7

出版社：中华书局

作者：陈森

页数：63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

# 《品花宝鉴》

## 内容概要

《品花宝鉴(上下)》共六十回，产生于清代道光年间。它的作者是江苏常州人陈森。小说以贵公子梅子玉和名伶杜琴言、书生田春航和名伶苏蕙芳同性相恋的故事为中心线索，写京城梨园十个名伶的生活经历。小说最终写了十名伶脱离梨园，将钗钿衣裙一把火焚弃，以此表现作者梨园增辉，为名伶吐气的理想。

# 《品花宝鉴》

## 编辑推荐

《品花宝鉴(上下)》是我国第一部以优伶为主人公来反映梨园生活的长篇小说。作为清代第一部梨园小说，《品花宝鉴(上下)》真实地反映了乾嘉时期京城梨园鼎盛和狎优之风盛行的社会现象，妓院茶楼等方方面面的生活实景，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学价值。



# 《品花宝鉴》

精彩书评

## 章节试读

### 1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28页

“不必累赘，我们六个人竟以六杯为率，不必增减，准他一杯化作几杯就是了。也没有闷雷霹雷，那个猜着，就依令而行，最为剪截。”

剪截：是不是就是简洁的意思

### 2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554页

佩秋笑道：“我最爱念的是七绝杜牧之的几首，‘折戟沉沙铁未销’，‘烟笼寒水月笼沙’，‘青山隐隐水迢迢’，‘落魄江湖载酒行’，‘银烛秋光冷画屏’，李义山之‘君问归期未有期’，温飞卿之‘冰 银床梦不成’。七律是李义山的《无题》六首，与沈佺期的‘卢家少妇郁金香’，元微之的‘谢公最小偏怜女’。五律喜欢的甚多。七古我只爱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。五古我只爱李太白之‘长安一片月’与‘妾发初覆额’两首。”蓉华道：“你喜欢，我也喜欢些。五古如孟郊之‘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’，杜工部之‘侍婢卖珠回，牵萝补茅屋’，写得这般沉痛。七古如李太白之《长相思》、《行路难》、《金陵酒肆》，岑参之《走马行》，杜少陵之《古柏行》、《公孙大娘舞剑器》，韩昌黎之《石鼓歌》，李义山之《韩碑》。五律如‘山中一夜雨，树杪百重泉’，‘星随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’，‘时有落花至，远随春水香’，‘承恩不在貌，教妾若为容’。七律如崔颢之‘萼太华俯咸京’，崔曙之‘汉文皇帝有高台’，李白之‘凤凰台上凤凰游’，你倒不得意么？”佩秋道：“我也有得意的，譬如那大家的诗力量大，我就不能学他。若小巧些的，意远情长，还容易领略些。”琼华道：“《唐诗三百首》，真是全唐诗中的精液，而温李七古止载义山《韩碑》一篇，便于初学津梁。若以的看去，一诗有一诗的好处，亦不可以优劣论。但我看时人多好做七律，以其格局工整，可以写景，又可以传情，无如诗中最难学的就是他，我倒怕做，只好做七古。唐诗中的七古佳者亦难尽述，即如《三百首》中，如岑参之《白雪歌》内云：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。

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

散入珠帘湿罗幕，狐裘不暖锦衾保

将军角弓不得控，都护铁衣冷犹着。

写塞外胡天，偏用梨花、珠帘、罗幕、狐裘、锦衾、角弓、铁衣等字相间成文，便成了清冷冷的世界，妙在言语之外。

高适之《燕歌行》云：

战士穷边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。

写得军中苦者自苦，乐者自乐。王维《洛阳女儿行》云：画阁珠楼尽相望，红桃绿柳垂檐向。

罗帏送上七香车，宝扇迎归九华帐。

春窗曙灭九微火，九微片片飞花琐。

戏罢曾无理曲时，妆成只是薰香坐。

写女儿之娇艳自然，不同年年金钱代人作嫁的光景。若沉痛悲凉，则莫如老杜之《兵车行》、《哀江头》、《哀王孙》等篇。

人说李、杜诗格不同，我说杜诗也有似太白处，其《寄韩谏议》云：今我不乐思岳阳，身欲奋飞病在床。

美人娟娟隔秋水，濯足洞庭望八荒。

鸿飞冥冥日月白，青枫叶赤天雨霜。

玉京群帝集北斗，或骑麒麟翳凤凰。

芙蓉旌旗烟雾落，影动倒景摇潇湘。

星宫之君醉琼浆，羽人稀少不在旁。

## 《品花宝鉴》

似问昨日赤松子，恐是汉代韩张良。

不绝似太白么？还有韩昌黎《谒衡岳庙》与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诗，绝似少陵。不知二公当日有意摹仿，还是无心相像的。”蓉华道：“你真论诗真切，将这些议论倒可以做一本诗话出来。”佩秋道：“我也看得出，却论不出来，说不真，说不透，倒教人驳起来。”琼华道：“五律自然以真挚为贵，其余写景写情总也容易，如杜少陵之：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

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
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

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

四十字至情至语，为五律之冠。七律格律甚多，似以浩气流转为上。以我的见解，首举一首为格，我想如祖咏《望蓟门》云：燕台一去客心惊，笳鼓喧喧汉将营。

万里寒光生积雪，三边曙色动危旌。

沙场烽火侵胡月，海畔云山拥蓟城。

少小虽非投笔吏，论功还欲请长缨。

这个格律最妙，后来仿者甚多。如杜工部之‘风急天高猿啸哀’，‘花近高楼伤客心’，‘岁暮天涯催短景’，‘群山万壑赴荆门’，柳子厚之‘城上高楼接大荒’，刘禹锡之‘王F楼船下益州’，李义山之‘猿鸟犹疑畏简书’，皆是此格。

此数首为一律，亦像一手。七律中亦有最真切者，如白香山之《望月有感》云：时难年荒世业空，弟兄羁旅各西东。

田园寥落干戈后，骨肉流离道路中。

吊影分为千里雁，辞根散作九秋蓬。

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。

这纯是血性语，几于天籁。香山诗当以此为第一。”蓉华道：“此是遭遇使然，所以人说穷而后工。

”琼华道：“穷而后工也是有的。然后人未尝无此流离之苦，他却不能如此写，倒不写真情，要写虚景，将些凄风苦雨，和在里面，虽也动人，究竟是虚话，何能如此篇字字真切。”佩秋笑道：“我就不喜欢这等诗，若学了他，不是成了白话么？”琼华道：“诗只要好，就是白话也一样好看。若极意雕琢，不能稳当，也不好看，倒反不如那白话呢。你看岑参《逢入京使》那一首：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。

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。

再如王维的：

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

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
何尝不是白话，却比雕琢的还要好。不然，就要造意深远，措词香艳，字字是露光花气，方能醒眼，如王昌龄《春宫曲》、《闺怨》是人人说好的。其余如温飞卿之：冰 银床梦不成，碧天如水夜云轻

雁声远过潇湘去，十二楼中月自明。

顾况的：

玉楼天半起笙歌，风送宫嫔笑语和。

月殿影开闻夜漏，水晶帘卷近秋河。

字字如花瓣露珠一样，你说可爱不可爱？”蓉华道：“被你批了出来，真觉得醒眼些。你看那些诗，首首是好的，也有可议处没有呢？”琼华道：“那我不敢。我是什么人，敢议唐贤，不要教人笑我骂我么？”蓉华道：“这是我们的私见，有谁知道？”琼华道：“若说可议处也有呢，我就要议那诗祖宗那一首，少陵《梦太白》诗云：死别已吞声，生别常恻恻。

江南瘴疠地，逐客无消息。

故人入我梦，明我长相忆。

恐非平生魂，路远不可测。

此写得绝妙，并恐梦的不是真太白。以下接那‘魂来枫林青，魂去关塞黑’这两句，梦的是死太白，不像是活太白了。

何不删了这两句，直接：

君今在罗网，何以有羽翼。

落月满屋梁，犹疑照颜色。

如此径祝那‘水深波浪阔，无使蛟龙得’也不要，倒觉含蓄不荆”蓉华、佩秋都笑道：“真的，删了倒好。那个枫林青、关塞黑，真有些鬼气。这是你的卓见。还有什么可议的么？”琼华道：“还有僧皎然《访陆鸿渐》那一首，古不像古，律不像律，不知选家何意。其诗云：移家虽带郭，野径入桑麻

。近种篱边菊，秋来未着花。

扣门无犬吠，欲去问酒家。

报道山中去，归来每日斜。

毫无意味。若讲律，现重了来去两字，真已失律之至。此种诗，似是而非，断不可以学。至于五绝小诗，另有别意，可入乐府。然尤难及者，如金昌绪之：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。

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

白香山之：

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

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

此皆信手拈来，都成妙谛。”佩秋道：“姑娘论诗，深得三昧，若去考博学宏词，怕不是状元？又是当初的黄崇嘏了。”

琼华笑道：“单靠几句诗中用么？”佩秋道：“二姑娘从前那些诗，我见你还要叫你哥哥改。不是我说，你哥倒未必做得出来。若做得出来，不至三场就被贴了。”蓉华笑道：“这句话给哥哥听见，他是要不依你的。”佩秋笑道：“我是没有学过做诗，但我前日听他们说杜少陵的《北征》、韩昌黎的《南山》，我将他翻出来看时，用的都是险韵。二位姑娘，我倒考你一考罢，你们说《北征》多少韵？”蓉华笑道：“这倒被你考倒了，你是数了来难人的，我却没有数过，而且我也记不全。”

琼华道：“《北征》好像七十韵。”佩秋道：“你记得他有几个重韵在里头？”琼华道：“若说重韵，也只有一个日字，第三韵‘朝野少暇日’，与二十七韵‘呕泄卧数日’，这是的确确是重的。”

佩秋笑道：“还有‘往者散何卒’与‘几日休练卒’，与后‘佳气上金阙’，下又是‘洒扫数不阙’，虽是一字两用，也要算重的。”琼华道：“这不好算重，一个是阙门的阙，一个是阙略的阙，不过音同罢了，如何算得重韵？”

至于卒字韵更不是重。‘至尊尚蒙尘，几日休练卒’之‘卒’，乃是兵卒。‘潼关百万师，往者散何卒’，此‘卒’字，读促音，乃散何卒然之速也，韵本两收。”蓉华道：“妹妹实在好记性。我只记得几句，最佳的是‘瘦妻面复光，痴女发自栉’，还‘不闻夏殷衰，中自诛褒姒’，归美明皇，其意正大，不高于刘禹锡之‘官军诛佞幸，天子舍妖姬’，白乐天之‘六师不发无奈何，宛转蛾眉马前死’么？至于《南山》诗，我虽看过，但一句也不记得，佶屈聱牙的，如何念得？且字又难认，嫂嫂你倒记得清么？”佩秋道：“我原是查了来，故意考你们的。

若要念熟他，如何念得熟呢？且有一百韵之多，而字又难认。”

琼华道：“你数错了。《南山》诗一百零二韵，内中一个重韵也没有，真与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一样，非大力量不能。”

佩秋道：“你说没有重韵，我说也有一韵，‘尝升棠丘望，戢戢见相??。’又云：‘或散若瓦解，或赴若辐??。’不是两个??字？”琼华笑道：“你又论错了。‘或赴若辐??’的??字，虽刻的是三点水，其意是辐??之辘，是车字旁。我要请问嫂嫂，鸟兽的兽字去了犬旁，是读什么字？”佩秋笑道：“有这个字，相还是兽字。”琼华笑道：“不是，是畜字，音嗅字。你不记得‘因缘窥其湫，凝湛?s阴兽。’注：兽，畜产也。大约也是蛟龙所生的子，如虫的子为虾一样的光景。”蓉华道：“可惜你不能去考，你若去考时，倒是必取的。这些诗都能这么烂熟，真是亏你。”琼华笑道：“我却倒是因出了这两个题目，新近才看熟的。”蓉华道：“你拿那《南山》诗来给我瞧瞧。”琼华找了出来，蓉华看了两句，数了一数，问琼华道：“第七韵是什么字？”琼华笑道：“那里有这种问法？就算熟极的，也不能记得第几韵是什么字。等我数下去。”即一韵一韵的念出来，笑道：“是瘦字。”佩秋道：“这实在难为他了，背得这么熟，想姑娘和韵是必定和得出来的。”琼华道：“这一百二韵，字虽难些，倒容易用。那《北征》诗，方才姐姐说的‘不闻夏殷衰，中自诛褒姒。’这个‘姒’字就难用得很，不知他们考上的是怎样用。姐夫、哥哥的也是用姒姬的姒字，大概除了这个，也无二用了。”佩秋笑道：“只要问二姑爷，就知用法了。”琼华脸上一红，不言语。



## 3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109页

子玉看了只是笑，不置一词。南湘问道：“你何以不加可否？”子玉道：“大凡论人，虽难免粉饰，也不可过于失实。

若论此辈，真可惜了这副笔墨。

我想此辈中人，断无全璧，以色事人，不求其媚，必求其馅。况朝秦暮楚，酒食自娱，强笑假欢，缠头是爱。此身既难自洁，而此志亦为太卑。再兼之生于贫贱，长在卑污，耳目既狭，胸次日小，所学者婢膝奴颜，所工者谗浪笑傲。就使涂泽为工，描摹得态，也不过上台时效个麒麟楮，充个没字碑。岂有出污泥而不滓，随狂流而不下者。且即有一容可取，一技所长，是犹拆锦袜之线，无补于缝裳。

炼铅水之刀，不良于伐木。其脏腑秽浊，出言无章。

其骨节少文，举动皆俗。故色虽美而不华，肌虽白而不洁，神虽妍而不清，气虽柔而不秀。有此数病，焉得为佳？若夫红闺弱质，金屋丽姝。质秉纯阴，体含至静，故骨柔肌腻，肤洁血荣，神气静息，仪态婉娴。眉目自见其清扬，声音自成其娇细。姿致动作，妙出自然。鬢影衣香，无须造作，方可称为美人，为佳人。今以红氍毹上演古之绝代倾城，真所谓刻画无盐，唐突西子。

所以我不愿看小旦戏，宁看净末老丑，翻可舒荡心胸，足助欢笑。吾兄不惜笔墨，竭力铺张，为若辈增光，而使古人抱恨，窃为吾兄有所不韪”这一番话，把个史南湘说出气来。

仲清笑道：“庾香之论未尝不是，而竹君之选也甚平允。但庾香不知天地间有此数人，譬如读《搜神》之记，《幽怪》之书。

而必欲使人实信其有，又谁肯轻信？是非亲见其人不可。我们明日同他出去，亲指一二人与他看了，他才信你这个《花逊方选》的不错。

我想庾香一见这些人，也必能赏识的。天地之灵秀，何所不钟。若谓仅钟于女而不钟于男，也非通论。庾香方说男子秽浊，焉能如女子灵秀。所为美人佳人者，我想古来男子中美的也就不少，称美人佳人者亦有数条。如《毛诗》‘彼美人兮’，杜诗‘美人何为隔秋水’，《赤壁赋》‘望美人兮天一方’之类。男子称佳人者，如《楚词》‘惟佳人之永都兮。’注云：‘佳人，指怀王。’《后汉书》尚书令陆闳，姿容如玉。光武叹曰：‘南方多佳人。’《晋史》陶侃击杜，谓其部将王贡曰：‘卿本佳人，何为从贼？’并有女子称男子为佳人者，如苻秦时窦滔妻苏蕙作《璇玑图》，读者不能尽通。苏氏叹曰：‘非我佳人，莫之能解。’可见美色不专属于女子。男子中未必无绝色，如汉冲帝时，李固之搔头弄姿。唐武后时，张易之之施朱傅粉。不独潘安仁、卫叔宝之昭著一时也明矣。”子玉听了，心稍感动。南湘道：“且不仅此。草木向阳者华茂，背阴者衰落。梅花南枝先，北枝后。还有凤凰、鸳鸯、孔雀、野雉、家鸡，有文彩的禽鸟都是雄的，可见造化之气，先钟于男，而后钟于女。那女子固美，究不免些扮脂涂泽，岂及男子之不御铅华，自然光彩。更有一句话最易明白的。我将你现身说法：你自己的容貌，难道还说不好？你如今叫你家里那些丫头们来，同在镜里一照，自然你也看得出好歹，断不说他们生得好，自愧不如。只这一句你就可明白了。”

## 4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237页

王恂道：“我真不知庾香、琴言之情，是何处生的？世间好色钟情，原是我辈。但情之所出，实非容易。岂一面之间，就能彼此倾倒？想起正月初六那一天，庾香只见琴言一出《惊梦》，犹是不识姓名，未通款曲。及怡园赏灯之夕，就有瑶琴灯谜为庾香打着，因此度香就请庾香与琴言相会。闻宝珠讲，那一天先将个假琴言勾搭庾香，庾香生气欲走，而真琴言始出，已是两泪交流，此心全许。以后偏是会少离多，因之成病，人皆猜是相思。即媚香生日这一日，琴言因病不来，庾香便觉着心神不定，后来生起病来。据我看来，庾香即是一个钟情人，也想不出这情苗，从何处发出？似乎总有个情根。在琴言则更为稀奇，于大千人中，蓦然一盼之下，即缠绵委曲，一至于此，令我想不出缘故来。若是朝夕相见熟识性情脾气，又当怎样呢？他们两个人真是萍水相逢，倒成了形影附合，这难道就是佛家因果之说乎？”仲清道：“他们两人的情，据我看来，倒是情中极正的，情根也有呢。我说给你

听，这至正的情根，倒是因个不正的人种出。我问过庾香之倾倒琴言，在琴言未进京之前，那魏聘才是搭他们的船进京的，细细讲那琴言的好处，庾香听熟了，心上就天天思想，这就是种下这情根了。后来看见琴言之戏，果然是色艺冠群，又闻其人品高傲，性情冷淡，爱中就生出敬来，敬中愈生出爱来。若从那日一笔勾消，永不见面，就作了彩云各散了。偏有天作之合，又出了一个度香，从中作氤氲使，将假试真，探微烛隐，遂把个庾香的肺腑，摄入琴言心里。设那日庾香为假琴言所误，则琴言也就淡了。你想想：一个人才见一面就能从他的相貌，想出他的身分来，说我爱你者，为你有这容貌，又有这身分；若徒有容貌而无身分，也就不稀奇了。这两句在他人听了，也还不甚感激，而琴言之孤高自赏，唯恐稍有不谨，致起戏侮之渐。不料偶一见面，如电光过影之梅公子，即能窥见我的肺腑。又想人之所爱唯在容貌而已，而爱我容貌之心，究竟是什么心，虽未出之于口，未必不藏之于心。就算也没有这片心，但世间既爱此人，断无爱其拒绝，反不爱其逢迎之理。所以庾香一怒，而琴言之感愈深；琴言一哭，而庾香之爱弥甚。虽然只得一面，他们心上，倒像是三生前定，隔世重逢，是呼吸相通的了。此即是庾香、琴言之情根，似已支支节节，布得满地，你尚说没有么？但又闻宝珠讲，琴言留意庾香，已在怡园未会之前，就是初六那一天望见庾香之后，便恍恍惚惚，思及梦寐，这却猜不透，因果之说容或有之。”王恂道：“吾兄之论，如楞严说法，绝无翳障，以此观庾香、琴言之情，正是极深极正，就在人人之上了。若湘帆、媚香之情，较之庾香、琴言，又将何如呢？”仲清笑道：“那又是一种。我看湘帆之爱媚香，起初却是为色起见。已花了无数冤钱，一旦遇见这样绝色，故辱之而不怒，笑之而不耻，犹之下界凡人，望见了天仙，自然要想刻刻去瞻仰的。及到媚香怜其难诉之隐情，感其不怨之劳苦，似欲稍加颜色，令其自明。及亲见湘帆吐属之雅，容貌之秀，而且低首下心，竭力尽命，又不涉邪念，一味真诚，故即被他感动。到感动之后，自然就相好。既已相好，则如漆投胶，日固一日的了。溯其见面之初，湘帆则未必计及媚香之身分，但见其容貌如花，自然是柔情似水。及看出媚香凛乎难犯，而且资助他，劝导他，则转爱为敬，转敬为爱，几如良友之箴规，他山之攻错，其中不正而自正，亦可谓勇于改过，以湘帆比起庾香来，正如子云、相如，同工异曲。世唯好色不淫之人始有真情，若一涉淫褻，情就是淫褻上生的，不是性分中出来的。譬如方才说的潘三，心上也是想着媚香，难道说他也是钟情的不成？”王恂道：“也要算情，若说不是情，他也不想。”仲清笑道：“潘三若有情，倒绝不想媚香，其想媚香正是其无情处。”王恂笑道：“此语有些矫强了！不过情有邪正，潘三之情，是邪情、淫情，非湘帆可比。若定说他于媚香毫没有情，又何至三回五次，这么瞎巴结呢？”仲清笑道：“这最容易解说的。潘三若于媚香真有情，又何必定要他作干儿子，不过与其来来往往，作个忘年小友，不涉邪念。如今假使媚香得其银号而不遂其欢心，吾恐潘三必仇恨媚香，深入骨髓，岂有钟情之人于所爱之中，又加得上些所恶么？就有些拂意之处，本是我去拂他，并非他来拂我，以此人本不好如此事，所以拂起我的意思，于人乎何尤，于爱乎何损，这才是个有情人。若情字走到守钱虏心上来，则天上的情关也要去旧更新，另请情仙执掌了。”说得王恂心思洞开，不禁抚掌大笑道：“吾兄说出如此奥妙，令我豁然开朗，真可谓情中之仙，又加人一等矣。”王恂又问：“度香之情，为何等情？”仲清道：“度香虽是个大纨绔，然其为人雍容大雅，度量过人。爱博而不泛，气盛而不骄。且无我无人，涵盖一切，是情中之主人。”因又道：“萧次贤如野鹤闲云，尚有名士结习。但其纯静处，人不能及。终日相对，娓娓无倦容，其情可见在此。竹君恃才傲物，卓犖不群。唯用情处为甚恳挚，虽其狂态难掩，而究少克伐之心。卓然如行云水流，随处遇合，竟无成心，凡事出以天趣。且辞锋尖利，而独于所好者，便不忍加一刻薄语，亦其情有专用处。前舟与阁下，大致相似，和平浑厚，蔼然可亲，所谓宁人负我，毋我负人者也。至于我亦非忘情，但不能轻易用情。用时容易，到完结处便艰难。若使孟浪用之，而无归束，则情太泛鹜，反为所累。莫若将自己的情，暂借与人，看人之用情处，如有欠缺不到，或险阻不通，有难挽回难收拾处，我便助他几分，以成彼之情，究以成我之情。总之情字，是天下大同之物，可以公之于人，不必独专于我也。”王恂道：“此等学问是极精极大的了，是能以天下之情为一情，其间因物付物，使其各得其正。推而言之，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，也是这个念头。若观粗浅处，则朱家、郭解一辈，是以自己之情，借与人用，吾兄又是个情中之侠了。”仲清道：“何敢当此谬赞。但人性各有所近，不能强使附合。即我在度香处，闻得那个华公子的举动，虽未与之谋面，但其豪爽是常听见的。我知其用情阔大，与度香同源异流，所以度香常赞他，也很佩服他。至若魏聘才、冯子佩、潘三等，真可谓情中之蠹，近其人则蠹身，顺其情则蠹心。天生这班人，在正人堆里作祟。还听得有个奚十一，专爱糟蹋相公，有一个木桶哄人，不到手不歇，受其荼毒者不少。前日琪官竟为所骗，幸其性烈，毁其木桶而出，双手竟刮得稀烂，至今尚未全好，此是情中的盗贼。若你那位虫蛀的舅爷与你那位贵连襟，则道地是个糊涂

## 《品花宝鉴》

虫，不知情为何物，正是悲愉哀乐悉与人异者也。”

### 5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122页

春航道：“纵横十万里，上下五千年，那有比相公好的东西？”

不爱相公，这等人也不足比数了。若说爱相公有一分假处，此人便通身是假的。于此而不用吾真，恶乎用吾真？既爱相公有一分虚处，此人便通身是虚的，于此而不用吾实，恶乎用吾实？况性即理，理即天，不安其性，何处索理？不得其理，何处言天。造物既费大气力生了这些相公，是造物于相公不为不厚。造物尚于相公不辞劳苦，一一布置如此面貌，如此眉目，如此肌肤身体，如此巧笑工颦，娇柔宛转，若不要人爱他，何不生于大荒之世，广漠之间，与世隔绝，一任风烟磨灭，使人世不知有此等美人，不亦省了许多事么？既不许他投闲置散，而必聚于京华冠盖之地，是造物之心，必欲使缙绅先生及海内知名之士品题品题，赏识赏识，庶不埋没这片苦心。譬如时花美女，皎月纤云，奇书名圃，一切极美的玩好，是无人不好的，往往不能聚在一处，得了一样已足快心。只有相公如时花，却非草木；如美玉。不假铅华；如皎月纤云，却又可接而可玩；如奇书名画，却又能语而能言；如极精极美的玩好，却又有千娇百媚的变态出来。失一相公，得古今之美物，不足为奇；得一相公，失古今之美物，不必介意。《孟子》云：‘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艾，仕则慕君。’我辈一介青衿，无从上圣主贤臣之颂；而吴天燕地，定省既虚；惟少艾二字，圣贤于数千载前已派定我们思慕的了。就是圣贤亦何常不是过来人，不然，那能说得如此精切？我最不解今人好女色则以为常，好男色则以为异，究竟色就是了，又何必分出男女来？好女而不好男，终是好淫，而非好色。彼既好淫，便不论色。若既重色，自不敢淫。又最不解的是财色二字并重。既爱人之色，而又吝己之财。以烂臭之粪土，换奇香之宝花，孰轻孰重？卓然当能辨之。”高品听了这一席话，却也无处可驳。便道：“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，难道我是不通人道的么？所以劝你者，以君床头金尽，我又无囊可解。足下将来，虽能封到荥阳郡公，恐此辈中，竟无国夫人。乌巾少年，纵驰名于酒肆。而鹑衣小丐，恐忽饿于花街。窃恐为郑元和所笑耳。”春航笑道：“大丈夫岂与守钱虏同日语？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憾？”

### 6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191页

以后可以用这两句赠给秃顶的汉子吼吼。若锥处囊中，颖脱而出；如瓢浮水面，顶圆而光。

### 7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67页

但好花供人赏玩不过一季，而人之颜色可以十年。惟人胜于花，则爱人之心，自然比爱花更当胜些。（也不过是十年。刚才从情人谷下来，看见一对老夫妻，男方左手执伞右手搂着穿红衣的老妻，在雨里低头急急地走着。）

### 8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25页

腹笥 fù sì

笥：书箱。腹中的学问：谈经腹笥空 | 数年之后，腹笥渐满。

### 9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286页



## 《品花宝鉴》

琴言又见他笑起来，又说道：“我当是‘黄泉碧落两难寻’呢。”说到此将手一拍，转身又向里睡着。琴言此时眼泪越多了，只好怔怔的望着，不好再叫。见子玉把头摇了一摇道：“偏这般大雨，若明日早上也是这样，可怎么好？船隔得这么远。”停了一停，说道：“独活、防己之下，应须添一味当归。”

### 10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192页

隔花骄马善识人，肮脏少年意气真。

### 11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3页

而笔之所至，如水之过峡，舟之下滩，骥之奔泉，听其所止而休焉，非好为刻薄语也。

### 12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11页

“氍毹”(qú shū):旧时戏台演出常铺红色氍毹(毛织地毯)，因以“氍毹”或“红氍毹”代称戏台。

### 13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2页

我读的是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版本

阔阅世家：

阔(功勋)

阅(经历)

也称伐阅，有功勋的世家

贵胄：贵族的后代

### 14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一回 史南湘制谱选名花 梅子玉闻香惊绝艳

子玉看了只是笑，不置一词。南湘问道：“你何以不加可否？”子玉道：“大凡论人，虽难免粉饰，也不可过于失实。论此辈，真可惜了这副笔墨。我想此辈中人，断无全璧，以色事人，不求其媚，必求其馅。况朝秦暮楚，酒食自娱，强笑假欢，缠头是爱。此身既难自洁，而此志亦为太卑。再兼之生于贫贱，长在卑污，耳目既狭，胸次日小，所学者婢膝奴颜，所工者谗浪笑傲。就使涂泽为工，描摹得态，也不过上台时效个麒麟植，充个没字碑。岂有出污泥而不滓，随狂流而不下者。且即有一容可取，一技所长，是犹拆锦袜之线，无补于缝裳。炼铅水之刀，不良于伐木。其脏腑秽浊，出言无章。其骨节少文，举动皆俗。故色虽美而不华，肌虽白而不洁，神虽妍而不清，气虽柔而不秀。有此数病，焉得为佳？若夫红闺弱质，金屋丽姝。质秉纯阴，体含至静，故骨柔肌腻，肤洁血荣，神气静息，仪态婉娴。眉目自见其清扬，声音自成其娇细。姿致动作，妙出自然。鬢影衣香，无须造作，方可称为美人，为佳人。今以红氍毹上演古之绝代倾城，真所谓刻画无盐，唐突西子。所以我不愿看小旦戏，宁看净末老丑，翻可舒荡心胸，足助欢笑。吾兄不惜笔墨，竭力铺张，为若辈增光，而使古人抱恨，窃为吾兄有所不韪”这一番话，把个史南湘说出气来。

仲清笑道：“庾香之论未尝不是，而竹君之选也甚平允。但庾香不知天地间有此数人，譬如读《搜神》之记，《幽怪》之书。而必欲使人实信其有，又谁肯轻信？是非亲见其人不可。我们明日同他出去，亲指一二人与他看了，他才信你这个《花谱》方选的不错。我想庾香一见这些人，也必能赏识的。天地之灵秀，何所不钟。若谓仅钟于女而不钟于男，也非通论。庾香方说男子秽浊，焉能如女子灵秀。所为美人佳人者，我想古来男子中美的也就不少，称美人佳人者亦有条。如《毛诗》‘彼美

## 《品花宝鉴》

人兮’，杜诗‘美人何为隔秋水’，《赤壁赋》‘望美人兮天一方’之类。男子称佳人者，如《楚词》‘惟佳人之永都兮。’注云：‘佳人，指怀王。’《后汉书》尚书令陆闳，姿容如玉。光武叹曰：‘南方多佳人。’《晋史》陶侃击杜，谓其部将王贡曰：‘卿本佳人，何为从贼？’并有女子称男子为佳人者，如苻秦时窦滔妻苏蕙作《璇玑图》，读者不能尽通。苏氏叹曰：‘非我佳人，莫之能解。’可见美色不专属于女子。男子中未必无绝色，如汉冲帝时，李固之搔头弄姿。唐武后时，张易之之施朱傅粉。不独潘安仁、卫叔宝之昭著一时也明矣。”子玉听了，心稍感动。南湘道：“且不仅此。草木向阳者华茂，背阴者衰落。梅花南枝先，北枝后。还有凤凰、鸳鸯、孔雀、野雉、家鸡，有文彩的禽鸟都是雄的，可见造化之气，先钟于男，而后钟于女。那女子固美，究不免些扮脂涂泽，岂及男子之不御铅华，自然光彩。更有一句话最易明白的。我将你现身说法：你自己的容貌，难道还说不不好？你如今叫你家里那些丫头们来，同在镜里一照，自然你也看得出好歹，断不说他们生得好，自愧不如。只这一句你就可明白了。”子玉不觉脸红，细想此言也颇有理。难道小旦中真有这样好的。既而又想：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，岂必斤斤择人遂赋以美材。就是西子也曾贫贱浣纱，而杨太真且作女道士，甚至于美人中传名者，一半出于青楼曲巷。或者天生这一种人，以快人间的心目，也未可知。但夸其守身自洁，立志不凡、惟择所交、不为利诱，兼通文翰，鲜蹈淫靡，则未可信。便如有所思，默然不语。南湘狂笑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庾香此时难算知音，我再去请教别人罢。”

### 15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58页

#### 鹑鹑

su(第四声) shuang(第一声)

古书上说的一种水鸟 鹑鹑

解释：

- 1.亦作"鹑鹑"。
- 2.鸟名。雁的一种。颈长，羽绿。
- 3.马名。
- 4.鼠名。即飞鼠。
- 5.见"鹑鹑裘"。
- 6.传说中的西方神鸟。
- 7.谓露凝为霜。古人以为鹑鹑飞则陨霜。

### 16、《品花宝鉴》的笔记-第588页

我这个令叫做“秦灭六国”，又叫做“六国伐秦”。今天好在七人，正合秦、楚、齐、赵、韩、魏、燕七国，有七根筹，掣谁是谁，六国并力伐这秦国。还有小筹数十根，是七国的人物，掣着那一国的，就归那一国。（此为三国杀前身也！）

# 《品花宝鉴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